

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

宋艳梅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以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2个房支为研究对象,对其南迁江左的具体时间和寓居地以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考察。分析认为,他们南迁江左皆在刘裕平关中后,史文所载及学者认定的杜逊房支早随晋元帝过江的说法并不准确。2个房支南渡后,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并非有学者所认定的皆以襄阳为定居地。既属晚渡,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任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关键词:永嘉之乱;京兆杜氏;晚渡;江左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0)04-0105-04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移是一项重大的时代特征,迁移对家族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仅就南迁江左而论,迁与不迁、迁至何地对该家族在江左的发展意义非凡。京兆杜氏在东晋南朝被目以荒伧,正因南渡不早,何以晚渡,笔者曾撰文《两晋之际京兆杜氏地域选择考论》^[1]做过讨论,本文则专以南迁为视角,对杜氏晚渡房支何时南迁、迁至何地以及这样的时机和地域选择对他们在江左的发展影响做详细考察,以期对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京兆杜氏家族的整体发展有所裨益。

一、京兆杜氏晚渡房支南迁时间及寓居地考论

东晋南朝政治舞台上的京兆杜氏共有4个房支:一为杜乂;二为杜坦、杜骥兄弟;三为杜灵启、杜乾光兄弟子侄;四为交趾杜慧度父子。其中杜乂南渡较早;杜慧度一房虽本为京兆,但其房支与形成京兆杜氏士族地位的关键人物杜畿、杜预支系不详,且其祖南迁交趾早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前^[2]。故此2个

房支不属于“晚渡江左”范围内,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杜坦、杜骥兄弟和杜灵启、杜乾光2个房支。

关于永嘉乱后京兆杜氏各个房支的家族传承与发展变迁,王力平在《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爬梳整理,但对于杜坦、杜骥兄弟和杜灵启、杜乾光兄弟2个房支南迁江左的时间和寓居地的问题,仍有失考之处。

(一) 杜坦、杜骥房支南迁时间及寓居地

杜坦、杜骥出自西晋杜预之子杜耽之后,是杜耽曾孙。永嘉乱后,杜耽曾避乱河西,《宋书》卷六五《杜骥传》:“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晋成帝太元年间,苻坚平凉州,坦、骥的父祖还归故土,先后属苻秦、姚秦2个关中政权统治。关于杜坦、杜骥兄弟的南迁时间,史籍记载比较明确。《宋书》卷六五《杜骥传》说:“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但对杜坦、杜骥兄弟随从刘裕北伐军队南奔后寓居何地记载不太明确。因京兆杜氏在永嘉乱后南迁的房支后来形成了著名的杜氏新望——襄阳杜氏,且定居襄阳的杜逊一房与他们同为杜耽之后,南迁时间也大

收稿日期:2010-09-16

作者简介:宋艳梅(1980-),女,山西高平人,讲师,历史学博士。

致相当,所以学人很容易将杜坦、杜骥兄弟的南迁寓所也判断在襄阳。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3]及其专著《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一书皆将杜坦兄弟系于襄阳望下^[1];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二》一文亦认为杜坦兄弟为京兆杜氏南迁襄阳的房支之一^[4]。而实际上,杜坦兄弟南迁后的寓居地,可能并非襄阳,将其系于襄阳望下并不妥当。对此有2条重要的史料可以为证,一为《宋书》卷八四《邓琬传》所载封赏功臣的诏书中,称杜骥之子杜幼文为“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彭城杜幼文”;另一条为《宋书》卷八七《殷琰传》中对杜坦之子杜叔宝的记载,传文称,殷琰任豫州刺史,自己没有部曲,义故门生也寥寥数人,因此“受制于”“土人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且言杜叔宝“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杜幼文被目为彭城人,杜叔宝又被视作豫州土人,杜坦兄弟房支在江左的寓居地断非襄阳可明。

对这2条史料,周一良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晚渡北人”条中早已揭示,并据此作出杜坦兄弟南迁后一支定居彭城、一支定居豫州治所寿阳的判断。王力平和刘静夫2位学者可能疏忽史文且又无察先辈之述而导致误断。

(二) 杜灵启、乾光房支南迁时间及寓居地

与杜坦、杜骥兄弟南迁时间明确、迁徙地域不详相反,杜灵启、杜乾光父祖的南迁,可判断迁徙地域而难以分辨迁徙时间。杜灵启、杜乾光亦为杜耽之后,《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六“杜氏条”记载:“当阳侯元凯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逊官至魏兴太守,生灵启、乾元”^①。如此说来,杜灵启、杜乾光与杜坦、杜骥是同出杜耽的从兄弟。

关于杜灵启、杜乾光一房的南迁,正史中记载:“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归南,居于雍州之襄阳,子孙因家焉。祖灵启,齐给事中。”^[5]“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阳。祖乾光,齐司徒右长史。”^[6]据此可知,杜灵启、杜乾光房支南迁后徙居襄阳明确可断,后世襄阳杜氏新望的形成也正源于此(关于襄阳杜氏,《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杜氏条”的记载有异,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已有详辨,本文认同其观点)^[1]。

但《元和姓纂》所记该房支的南迁时间令人生

疑。杜耽在西晋末避居河西,其在凉土之踪迹,只有《晋书》中一条史料,《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说:“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讖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祛、麴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并载:“轨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绥靖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委笃,实思敛迹避贤。但负荷任重,未便辄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是不明吾心也。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据此,杜耽时任张越军司,而此时张轨在凉州刺史任上已有8年。张轨于永宁初(301)始刺凉州,8年以后已是永嘉二年(308)。众所周知,晋元帝司马睿偕王导南渡建邺,在永嘉元年(307)九月。《元和姓纂》言杜逊随晋元帝过江,但杜逊此时是否出生还不一定。即使杜逊确在司马睿南渡建邺时南迁,其子灵启、乾光远在时隔近2个世纪的南齐任职(南齐于公元480年始建),实在离谱。正因如此,王力平在《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一文曾因此认为京兆杜氏“随晋元帝南迁并定居襄阳者应该是杜顾,而不是杜逊。”并断定“杜耽之子杜顾,于永嘉之乱后即随晋元帝南渡,并在襄阳定居,总是事实。”但如此判断仍有不妥,因为杜顾官任西海,亦在凉州境内^[7],且一般来讲,史书追溯历史人物官守,常记其终任,杜顾任西海太守应晚于杜耽任凉州军司。纵若父子俩同时任职,远在安土凉州,却冒兵祸南迁,大不可能。王力平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在其后来出版的《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一书中遂将此相关内容作了修改,仅言“从字面上判断,‘过江,随(晋)元帝南迁,居襄阳’者,应该是杜逊”^[1]。而不再作明确判断,并且删除了前文所作的“应该是杜顾,而不是杜逊”的“事实”断定,径直认为“杜顾一支永嘉之乱后径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时间大约在317年以后不久”^[1]。王力平对中古杜氏家族各个房支变迁的爬梳整理十分详审缜密,但在杜灵启、杜乾光房支南迁一事上前后不合,特别是在其多加修改的最后定稿中不作明确判断,留有疑虑,原因还在于对该房支南迁时间的认定问题上。

依笔者之见,对杜顾房支的南迁,如果不盯在人物上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而将疑虑放在“随(晋)元

^① “乾元”当作“乾光”,岑仲勉已出校。详见《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六“杜氏”259条下校文。

帝南迁”上,问题就容易得多。实际上,无论是杜顾还是杜逊,只要认定他们是“随(晋)元帝南迁”,就无法解释该房支自东晋初年至南齐近2个世纪仅传两至三代的问题。参考杜坦父祖的经历,他们先随杜耽在河西,后因苻坚平凉复归本土,然后杜坦兄弟才在晋末宋初南迁。杜顾曾官任西海太守,与杜坦父祖一样,远在河西。河西当时为魏晋士人避难的伊甸乐园,无论杜顾还是其子杜逊自河西南迁不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杜顾房支同杜坦父祖一样在苻坚平凉后裹挟复于本土,他们过江当亦在此后自关中迁出。杜灵启、杜乾光与杜坦兄弟同辈而活动时间较晚,因而杜灵启、杜乾光应为杜坦、杜骥之从弟,盖杜顾一房在杜耽诸子中排行较小,因此杜逊的活动时间与杜坦兄弟相当。以杜灵启、杜乾光活动于南齐来看,他们的父亲杜逊过江应与杜坦兄弟过江时间大致相同。只有如此,上述诸多疑问才能有较为妥当的解释。韩树峰亦认为“根据当时形势分析,杜崩祖上的经历大概与杜骥兄弟相似,即先随杜耽避难于凉州,并仕于前凉政权。苻坚灭凉,复还原籍京兆。刘裕北征长安,又与杜骥兄弟一同随刘裕南迁”^[8]。果真如此,则杜顾房支南迁亦属晚渡,而非王力平所推断的“杜耽两房子孙南渡的时间前后至少相差了100年”^[3]。

至于《元和姓纂》言杜逊过江是“随(晋)元帝南迁”,因上文所论之诸多矛盾之处,笔者疑其为衍文,或者应为“随(宋)高祖南迁”之误刻。无论如何,杜灵启、杜乾光父祖的南迁绝非在东晋初期,更非随晋元帝司马睿南迁。尽管认为杜逊与杜坦兄弟南迁时间大致相当尚没有直接证据,但唯有作此推论才较合理。

二、京兆杜氏晚渡房支在江左的发展

京兆杜氏虽有杜父南迁较早,而杜父习尚玄风,曾扬盛名于江左,为当时名流所重。但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9],因此在政治事功上,杜父虽仕至丹阳丞,却并无多少作为。杜父早卒且身后无子,有女杜陵阳适晋成帝为杜皇后,亦无子身亡。杜父房虽然早渡,且在江左名望高著,但因其无子而终,杜氏家族在江左的声望难以延续。杜坦、杜骥兄弟及杜逊房支南迁后掀开了京兆杜氏参与江左政权的新的历史。

(一) 杜坦、杜骥一房在江左的发展

晚渡江左的杜坦、杜骥兄弟和杜逊房支,分别活跃于宋和齐梁时期。杜氏在中朝“本为中华高族”^[10],因为南渡不早,且南迁后定居江北寿阳和长淮以北的彭城,属伧楚之地,因而杜坦、杜骥兄弟被歧视为荒伧^[11]。东晋南朝伧楚之人,多以军功自效,以达仕宦。杜坦兄弟家于江淮伧楚集团之地,虽仍传继其祖杜预之经学,并致齐地士众习之^[12],但也不得不以武力自效,多任武职。杜骥之子杜幼文,史言其“以军功为骁骑将军”,是“义嘉之乱”追随晋安王刘子勋的主要叛将。而杜坦之子杜叔宝又是豫州刺史殷琰反叛的主要胁迫者。杜骥兄弟在宋初南下,宋文帝时任遇甚厚,世祖孝武帝时,杜骥、杜坦继任青、冀二州刺史多年,至宋明帝时,他们的子嗣如杜叔宝已成为能够独专一州“内外诸军事”的“土豪乡望”。只是杜幼文闲逸薄行,宋末废帝时与阮佃夫接善,阮佃夫因阴谋行废立之事于废帝元徽四年四月被杀,数月后杜幼文等亦伏诛。史言杜幼文兄叔文“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唯有“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10]。杜坦、杜骥兄弟一房至此几遭覆灭,逃亡幸免之人后世无闻。

(二) 杜灵启、杜乾光一房在江左的发展

南迁后定居襄阳的杜逊一房,历刘宋一朝,寂寥无闻。杜逊之子杜灵启、杜乾光,史载他们分别为齐给事中和齐司徒右长史,具体事迹史文无记载。杜灵启子杜怀宝,在梁稍得发展,天监中,以功官至骁猛将军、梁州刺史,自怀宝始,其房支子嗣开始在江左高著功名。正史多处书怀宝九子,却各不相同,《梁书·杜崩传》记为:嵩、岑、崧、岌、嶷、岷、岸、崩、幼安;《南史》卷六四《杜崩传》则作:嵩、岑、嶷、岌、岷、岸、崩、崧、幼安。而《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六“杜氏条”又作:岑、嶷、巖、崧、岸、崩、幼安,仅有七子。且《梁书·杜崩传》谓崩为怀宝第七子,而对其兄弟九人的排序又为:“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崧、岌、嶷、岷、岸及弟幼安”,崩位列第八。本文因正史皆作九人而依正史,又因《梁书》传文矛盾而暂依《南史》。

杜崩兄弟俱知名当世,实因其家族在襄阳与梁帝结缘而致。梁武帝萧衍夺取政权以其在襄阳建立武力集团为凭借。杜崩房支自南迁后居于襄阳,历宋齐两朝无大的作为,至杜崩父杜怀宝时,杜氏家族在襄阳始崭露头角。萧衍甫至襄阳,为求“州纲”,

询问之人即是出自京兆的杜恽。杜怀宝“少有志节,常邀际会”,萧衍坐镇襄阳招揽军将,杜怀宝遂得以与萧衍结缘。萧衍自襄阳东下,进逼京师,杜怀宝随萧伟留镇襄阳,日后又以武勇多立功绩。

杜崩兄弟知名当世,并非受其父亲荫庇,而同因与坐镇襄阳的梁朝皇室结缘所致。大概南迁后的杜氏房支传承至梁世,已经如同杜坦房支在豫州一样,成为地方豪帅,个个英勇雄武。《梁书》卷四六《杜崩传》言崩“幼有志气,居乡时以胆勇称”;幼安“雄勇过人”;岑子龛“少骁勇,善用兵”。《南史》卷六四《杜崩传》称嶷“膂力绝人,便马善射”,号为“杜彪”。所以梁朝诸王镇襄阳,必定会拉拢利用这些地方豪族,作为自己夺取政治利益或者管理地方的重要力量。审诸史传,杜崩兄弟在梁世的发展先因杜崩、杜岸与梁元帝萧绎“有旧”^[5]。之所以称有旧,是因为萧绎以皇弟身份在太清元年刺荆州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时,杜崩曾参为幕府^[5],杜岸当也在此时与萧绎结缘。之后杜崩兄弟因仍住襄阳,又成为雍州刺史萧察之将。正因为之前有旧,所以在太清二年九月,雍州刺史萧督举兵寇江陵时,本为萧督将帅的杜崩及其兄弟数人率众投奔萧绎。

杜崩兄弟因投戈有功,他们每人被赐各领一方刺史,封爵千户。而他们在梁世所创事功也正从此展开。先是随王僧辩攻讨侯景,杜崩与兄杜岑之子杜龛皆有功绩,杜龛“论功为最”,再致升官加赏;再是帮助梁元帝平息各方反叛势力:杜幼安随王僧辩讨河东王萧誉,岸自请讨襄阳萧督,杜崩、杜龛讨王琳长史陆纳,又讨武陵王萧纪。杜氏兄弟骁勇善战,为梁元帝平息战乱,争取了一方安隅。

但是,也正因为杜崩兄弟过多的参与战事,战乱兵祸之后,他们原本子嗣繁盛的家族也遭残损。杜崩多方征战终致遭疾而终,杜嶷被梁元帝猜忌害之,杜岸因讨萧督兵败,与兄嶷连并母妻子女,被萧督一起清算,斩于襄阳北门。杜氏兄弟曾是萧督叛将,萧督乘机新罪旧仇一起算,手段极其残酷:“命人拔其(杜岸)舌,脔杀而烹之”^[13];杜氏在襄阳的宗族亲人,“幼弱下蚕室,又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醢”^[13]。杜幼安讨伐侯景失败投降,被侯景所杀。至此,杜崩兄弟九人已所剩无几。江陵陷后,杜龛仕萧渊明,后因部将陷害,连同从弟北叟被陈蒨斩杀,至此“杜氏一门覆矣”^[13]。

杜逊子孙除杜怀宝一房外,还有杜乾光一支。杜乾光亦定居襄阳,但在齐梁之世,其房支成员并不

活跃。杜乾光子杜渐在梁任边城太守,没有具体事迹见诸史载。杜渐子杜叔毗,梁末仕宜丰侯萧循,他的兄弟子侄也大都在萧循阵营,“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才略,各领部曲数百人”^[6],拥有一定势力。但随着西魏经略汉川、萧循部将降归关中,杜君锡被萧循将曹策加害,杜叔毗又出使长安不得南返。这一房支在南朝的活动也告结束。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京兆杜氏在东晋南朝活跃的杜坦、杜骥兄弟和杜灵启、乾光兄弟2个房支的南迁时间都在刘裕平关中之后,但他们一支迁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因南迁时间较晚,属晚渡荒伦,因而不得不凭借勇武善战提高他们家族在江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但是他们以武勇致盛,亦以武勇败灭。梁末战乱中,杜氏房支在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参考文献:

- [1] 宋艳梅. 两晋之际京兆杜氏地域选择考论[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0, 13(11): 102-105, 114.
- [2] 王力平. 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3] 王力平. 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C]//张国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3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58-73.
- [4] 刘静夫. 京兆杜氏研究: 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二[J]. 许昌师专学报, 1993, 12(3): 17-25.
- [5]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6]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 [7]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韩树峰. 南北朝时期准汉迤北的边境豪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9]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2]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3]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下转第114页)

